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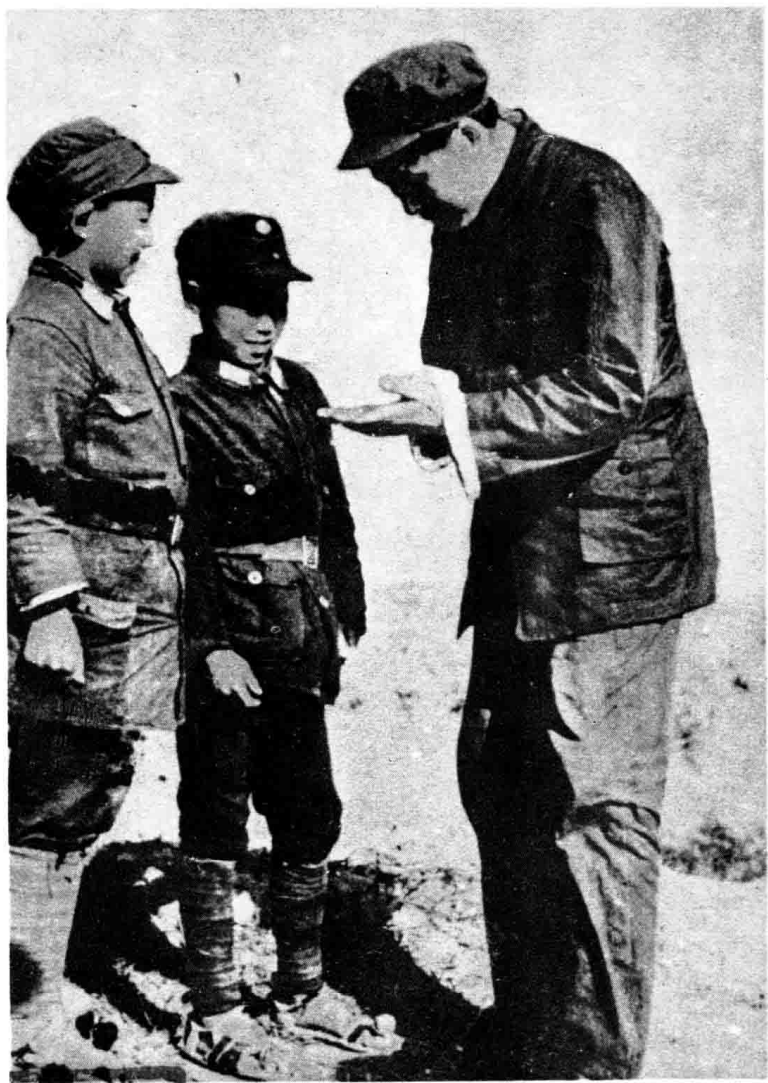


紅色少年

HONGSE SHAONIAN

1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毛主席和小八路



紅色少年 第1集 1958年11月出版

目 录

毛主席和小八路.....(插頁)

致少年讀者.....(2)

在毛主席身边.....陈昌奉談 国学有記(3)

紅色歌手.....鼎生 煒萍(27)

水仙姑娘 (江西苏区民歌).....罗宁搜集(38)

勇敢活泼一支兵.....中共武昌县委会(39)

有志不在年高.....雷荣(51)

少年英雄山.....錢云(54)

为钢铁而战.....高振中(65)

十五朵紅花.....风眠(71)

神枪队长常武魁.....王毅弟(82)

方国华在大茅山.....苏醒 江涵(91)

共产儿童团歌.....(封二)

致少年讀者

亲爱的少年讀者：

“紅色少年”第一集已經出版了，它所以能够和讀者見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少年讀者迫切地需要有这样一种讀物，特別是共青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关于改进少年先鋒队工作开展共产主义少年儿童运动的決議发布以后，出版这个丛刊的必要性就更迫切了。

自从“紅色少年”丛刊征稿启事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得到了全国各地党、政、軍和各有关方面的热烈支持，各地学校教师、輔導員和少年朋友也都积极拥护，所以我們更有信心把这个丛刊办好。

祖国的少年一代，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培养自己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有高尙的道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是少年們的自觉要求。丛刊的編輯們在这方面能貢獻出自己的劳动是很荣幸的。我們誠懇地要求少年讀者对“紅色少年”积极地給予支持、爱护和关心，对它的內容、形式，及时提出批評和建設性的意見，使丛刊的編輯、出版工作不断地得到改进。

“紅色少年”編輯部

1958年10月29日

在毛主席身边

— 陈昌奉谈 国孚有记

一个幸福的傍晚

8月9日下午四点来钟，我们××军区党代会的代表们，忽然接到紧急通知，要大家马上穿好军服到指定地点集合。因为通知上没有说明集合的原因，大家一边整理衣装，一边议论着、猜测着。有的人估计要听重要报告；有的人认为是传达什么军事命令。我听着大家的议论，认真的整理着衣服，心里忽然涌出一个念头：是中央首长来到这里，要与大家见见面吧？这样想着，一股热流传遍全身，我急忙收拾妥当，跑出楼房。

六点来钟，代表们到达了一个宽敞而幽静的大院里，这里既不是会场，又没有礼堂，估计听报告和传达军事命令的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了，而我对自己的猜测，却更加有了信心。

大家正在交头接耳地谈论着、张望着，忽然从门外开进来几辆小轿车。车子慢慢停下来，从车上走下来第一个人是杨得志将军，接着走下来的另一位首长，我立时感到身影那么熟悉，从人缝里仔细一看，心啊，忽地跳了起来，啊，亲爱的主席，可又看见你了，自从分别以后，二十多年来，每时每刻都想着您，胜利的时候，好象看见您在笑，知道是您领导的正确；困难的时候，您也在我面前，我便知道应该如何克服困难取得胜利。我不自禁的大

喊起来：“毛主席，毛主席！”这时候，大家也一齐呼喊着，大院子立时沸腾起来，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毛主席扬起手，面带着慈祥的笑容向代表们慢慢地走过来，晚霞映着他老人家的脸，我看见他老人家脸色油黑红润，身体十分健康，心里更加高兴。这时候，代表们再也站不住了，一拥迎上，争先和主席握手、问候。

我是站在队伍的最后排，再加上代表们向前一挤，就象一道墙堵在前面，挤也挤不进，跨也跨不过，我可急了，离开主席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当中，只有在南京曾见过主席一面，但因当时时间急促，加上内心激动，没有和主席讲上一句话，就离开了，几年来一直在懊悔，这回可不能再那样悄悄地过去，说什么也得握握主席的手，问问主席好。我顾不得别的了，拼着力气向人群中挤去。

正在这时，军区童邱龙大校喊了一声：

“陈昌奉！”

我迷迷惑惑地跑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叫我。

“陈昌奉，主席找你啦！”

听到了这句话，大家让开了一条路，我急忙跑到主席面前，比见了多年没见的父亲还要亲啊！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感情了，但是我一时又不知该说什么，只小声的叫了声：“主席！”

“你好啊，陈昌奉！”主席向我伸出手来，我紧紧的握住了这只温暖的手，又和当年在主席身边一样感到温暖、幸福。

“你在哪里工作？”主席问。

“我在第二军分区。”

“干什么？”主席这么一问，我倒不好意思起来，这时候军区童邱龙大校替我回答了。主席朝我点点头，用那亲切的眼光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又微笑着问道：

“回过宁都吗？”①

① 陈昌奉原籍江西宁都县，主席还记得很清楚。



“五三年回过一次。”

“家里怎么样？”

“家里早就加入合作社了，生活过的蛮幸福。”

“那很好。现在你有几个小孩子？”

主席听我说有四个孩子，高兴得看着大家笑了起来，又问了我的岁数之后，十分有风趣地笑道：

“可不是小鬼了吧？”

短短的会见，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主席日日夜夜打算着全国六亿人民今天的生活和幸福的未来，不是到工矿就是到农村视察工作，研究问题，他是最劳累的人啊！但他还记得我的家乡，还关心着我的生活。主席象过去严酷的战争年代一样，穿着一件白布衬衣，一条灰色布裤，那样的健壮、朴素，那样的温和、慈祥。……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反复的回念着主席那亲切

的談話。二十多年前我在毛主席身邊的一些幸福的記憶，又斷斷續續地從眼前飛過……。

主席教我寫名字

1930年，我十六歲，在工农紅軍第四軍軍部副官處當號兵。三月底的一天，劉副官告訴我，要調我到前委給毛委員當勤務員，和我一塊兒的小鬼們都很眼饞，我心里也高興得很，因為大家曾告訴我，毛委員是再好不過的人了，和他在一起，長進得快。可是在剛見主席的時候，我心里还挺緊張的。當時，主席住的是兩間江西式木房，一間辦公一間睡覺，房子里只放一張木床，床上鋪着條白布單子，連個枕頭都沒有。一見面，主席就點點頭，微笑着指着一把椅子，讓我坐下。我看着主席那溫和、慈愛的舉止，滿心的緊張一下子全掃光了。接着，主席問我叫什麼名字，又問我多大歲數，還問我為什麼要當紅軍。最後主席忽然指了指桌子上的筆，問道：

“你能寫下自己的名字嗎？”

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主席一眼，小聲說：“我家里窮，念不起書，我不會寫字。”

主席笑着走近我，拍着我的肩膀，說：“不要緊的，不會就學嘛！以後要學會寫字，你願意嗎？”

我站起來，望着主席的眼睛，大聲地說：

“願意！”

主席高興地笑了，又把我按坐在椅子上，說：“以後在這裡要好好工作，好好的學習。”

當時，我真的下決心要好好学习。在家里也常听父亲說，識字的人知識才多。当了紅軍以後，首長也一再教育紅軍要學習，要掌握文化武器。主席這樣的教導，我更要好好學習了。可是，我好貪玩，在這裡不多久就跟小鬼們鬧熟了，一有工夫，就跟吳

洁清踢球。一迷上球，把学习就忘掉了。不过，主席可沒有忘記时常督促我学习。

那时候，差不多天天打仗，天天行軍，在一个地方住不多久就要搬走。主席的生活也挺簡單：一条白布被單，两床毯子，两套灰軍衣，一把已經破了的雨伞，一个吃飯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挂包。这挂包專装主席用的地图、書籍文件等。行軍的时候，主席背着挂包拿着雨伞，我就帶着其余的东西。每到一个地方，就排起几块木板做床，鋪上条毯子，把衣服卷成枕头，就算是臥鋪。

主席大半都是晚上工作。最初一些时候晚上他点着灯看書，写文章，我就悄悄地坐在桌子的一边看，因为我知道主席工作的时候是不能打搅的。可是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閉上眼，伏在桌子上睡了。这时候，主席就輕輕地推醒我，叫我去睡。有时候我还和孩子一样，一时推不醒，主席还得把我哄醒。我常常感觉好象不是我侍候主席，倒是主席要侍候我了，非常不好意思。可是主席总是說：“休息吧，有了事我叫你。”主席工作到半夜的时候，就再从鋪上推醒我，我便知道主席是餓了，便把下午打来的飯去热一热，給他吃。主席吃飯是用一个大缸子，底下是米飯，中間是一点点菜，上面又是米飯。一缸子一次吃不完，主席总是要我用紙盖起来，留着下頓再吃。我担心主席吃剩飯对身体不好，有一次我給偷偷的倒掉了，他知道了，批評我說：“群众的每一粒米来的都不容易，不准再把剩飯倒掉，留着下一頓吃。”后来我想，每天这样早睡下，主席用东西时还得放下工作喊我，这多不好，于是我就下决心坚持着不睡，坐着摸弄着別的东西玩，或在紙上瞎划，主席看看我，总是笑。有一次，他又看我在瞎划，便說：“你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嗎？”我說还不大。主席便順手在一张紙上写了三个字，說：“来，照着这个写吧！”我拿过来，照着那上面的字划，笔在手里歪歪扭扭总不大听使，划也划不好。

看。主席笑着，又把着我的手写了几遍，慢慢才熟練了。这是我第一次学会了写字。还是主席教会我的。从此，主席晚上工作，我没有事情，就在一旁学写字。主席总是抽时间教我。

給小鬼們講飞机

1930年四月間，中国工农紅軍第一方面軍从江西出发，到达了湖南浏阳，准备第二次攻打长沙。

浏阳县有个永河市，这里离长沙大約只有一百多里路。紅一方面軍进了湖南之后，就在这里駐了下来。

自从紅一方面軍到了永河市，长沙的国民党反动派就着了慌，連日来派出飞机到永河市的上空盘旋。我們这伙小鬼初次看到飞机，心里觉得怪稀奇，說它是老鹰吧不象老鹰，翅膀不动还会哼哼；說它不是老鹰吧可又会在空中飞，一遍又一遍地圍着轉圈。我看着又入迷又納悶，看了又看，总看不出个名堂。看了許久，我便跑回屋子里，主席正在办公，象是在沉思着什么。我一見主席，开口就問：

“毛委員，你看外面天上有个老鹰嗡嗡直叫喚！”

主席笑咪咪地放下手中的文件，隔着窗看了看外面，把我叫到跟前，十分耐心地說：

“那不是老鹰，那叫飞机。反动派害怕我們去打他們，派飞机出来看我們有多少人，看我們住在什么地方，上面还带着炸彈，看見我們的队伍，它就要扔炸彈的！告訴大家不要在外面看，飞机来了要掩蔽起来，不要暴露目标。”

我一听这古怪玩艺儿叫飞机，还知道飞机会扔炸彈，觉得自己这下子可知道了新鮮事，便拔起脚就往外跑，向其他的小鬼宣傳了一番。

过了两三天。这天大清早晨，飞机一早就飞来了，飞的很低。我正提着桶去給主席打水，又走不动了，站在街当中就看起来。

本来，主席住的地方离伙房很近，往返一趟用不多点时间。平时我干活也很快，办点事总是快去快回来。这回提一趟水就用了好长的时间，空中又有飞机在盘旋侦察，于是我一回来，主席就关心的问我到哪里干什么去了。

主席一问，我就知道自己做错了，没有按照主席上次教导的话去做，心里很难过。可是事情既做了出来，也不能不实实在在地讲啊！我就把刚才看飞机的事，原原本本地向主席作了报告。

其实，主席早猜准我是在外面看飞机了。我刚说完，主席就说：

“你去把小鬼都召集起来，我给你们讲讲飞机。”主席不但没有指责我，反而要给大家讲飞机，我当然就更加高兴了，一个高儿蹦出去，满院跑着招呼公务班的其他小鬼。

我们十几个小鬼一刹都凑齐了，围在主席的身前乖乖地坐



着。主席看着每个神气活现的脸蛋儿，象温和的母亲一样，给大家讲开飞机的常识来了。从飞机怎么能飞，直讲到飞机都能干什么事，最后象母亲叮嘱孩子一样，再三地向我们说：

“飞机能侦察情况，能撒传单，能打机枪，能扔炸弹；以后来了飞机可不要再出去看它，在外面遇到飞机要卧倒，不要乱跑，不然它看到了你，它就要打你的！”

听主席这样一说，我们心里都解闷了，以后来了飞机，大家都悄悄地躲开，再也不出去张望了。

大约是四月的下旬，红一方面军已经进展到文家祠。这里离长沙更近了，只有五、六十里路。这天早晨太阳刚升起来，队伍就整好了行装，一排排地站在镇子西头祠堂大院外边，准备出发。

忽然间，敌人的飞机又来了，而且飞得那么矮，远远望去，就象贴着绿色的稻田跑过来一样。这时队伍迅速地分散卧倒下来。当飞机飞到镇子上空的时候，翅膀一斜，撒下了一大串传单。有经验的战士都一动不动地躺着，而小鬼们却躺不住了，一看掉下来那么多炸弹，这还受得了，一帮一伙地爬起来就要跑。

毛主席没有卧倒，他很沉着地依在树旁，他的那个挎包和一把雨伞，仍然还挂在身边。正当小鬼们爬起来要跑的时候，毛主席高声地招呼道：

“不要跑，那是传单，不是炸弹！”

小鬼们一听是传单，回过头来再看看毛委员还在那里站着；于是就又都卧了下来，心窝里也慢慢平静了。

飞机耍了一阵威风之后远远地窜去了，队伍重新整顿起来。这时主席便走到小鬼们跟前说：

“这象个红军吗？红军不怕敌人，要勇敢、沉着，要遵守纪律，能做到吗？”

小鬼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能！”

队伍出发了。公务班的小鬼们跟随着毛主席的脚步，迎着

金色的晨光，在一望无际的油綠的稻田之間，踏着曲折的田埂小路，浩浩蕩蕩地前进着！

从此，我們記住了主席的話，要勇敢，要沉着，要遵守紀律，不仅不再怕敌人的飞机了，就是在炮火連天的战斗中，也按照主席的話去打击敌人！

采 竹 笋

在江西省永丰县，有个东固墩上村。这村子不大，只有五十多戶人家。村子的周圍全是山，山上长着茂密的茶树和桐树。村子的西边小山脚下，有一条小河，常年淌着清清的水流。1931年的春天，毛主席就住在这里。

这年的春天，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向工农紅軍发动第二次圍剿的时候，这里只有方圆九十里的地方是苏区，四周之外，全是反动派封鎖着。因为地方小、种菜的不多，所以当时主席和紅軍战士们，都吃不到蔬菜，就是主食，也只能吃到最粗的紅大米。

为了粉碎反动派的圍剿，打垮敌人的进攻，当时主席經常帶着紅軍的指揮員和公务班的小鬼們，到村子周圍的山岭上去观察地形。

这天吃过早飯，主席又領着前委特务队的廖日兴、刘賢新和我們公务班三个人，慢慢地向山坡走去。正走着走着，主席停下了脚步，弯下腰，用手拔起一棵白嫩的竹笋。主席輕輕地剥开外面的一层硬皮，一手托着，一手指着竹笋說：

“你們不是說沒有菜吃嗎？你們看，这笋多嫩，这种东西是很好的菜，炒着吃很鮮，你們采一些回去，我教給你們做。”

按照主席的指点，我們三个人，一边跟着主席翻山越岭，一边采起笋来。

中午回到駐地，主席还没有忘記这件事。吃过午飯，主席拿起嫩笋，便告訴我：“先要用开水燙一遍，然后用冷水洗，这样放

上油和盐一炒，它就会又脆又鲜。”

从这以后，机关和部队里的同志们，再也不愁没菜吃了。群山变成了富饶的菜场。

主席在平常休息时间很喜欢散步，尤其是晚饭后，经常带着小鬼们到村前河边蹓跶。河水很清，河边全是些碎石头，毛主席常常坐在河边洗洗脚。有一次，主席坐在稻田间的一条小溪流旁边休息，忽然发现水流里有小虾儿，主席喜得笑了。他老人家立刻吩咐一个小鬼跑回家去，找来一块纱布。主席在稻田流水处双手扯着纱布，让我们小鬼们用树枝在稻田里向外赶虾群。我们几个小鬼高兴的了不得，连忙抢着干。一时不注意，把群众的稻子碰倒了几棵，主席看见生气了，他对我们说：

“要爱护群众的庄稼，红军战士要处处关心群众，不能为了自己捉虾子，就不顾群众的利益，赶快把稻子扶起来！”主席说着就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扶起了倒塌的几株稻秧。然后又转过身，拾起纱布，还是那么认真地在流口处扯着“虾网”。

这回我们可仔细了，一人拿着一根小树枝，慢慢地顺着流水向下赶着。乖乖的小虾，渐渐地都集聚起来，成群结队地落进小网里。不多一会儿，小网里的虾子就积成了堆，主席把纱布一收拢，一大包虾子就全落到手了。

黄昏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

“这虾子也是很好的菜，有了虾子就能改善生活。红军战士永远不能叫苦，有了困难就要想法克服，自己的事总要自己动手，不能依赖别人！”

我们细心地听着毛主席的话，提着一包活蹦乱跳的小虾儿，一个个都乐得闭不拢嘴，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村庄。

給拉巴子治病

1932年的冬天，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围剿之后，苏

区扩大了。这时主席住到了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准备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叶坪村在瑞金城北面，离瑞金城只有三十里路。主席来到这里，住在一户贫农薛老头的家中。薛老头有三个孩子，这年大儿子十三岁，外号叫武古子（意思是很壮实），后来参加了红军；二孩是个闺女，因生活困难，从小就给人家作童养媳去了；三孩是个男的，叫拉巴子，还不满十岁。

主席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很喜欢与群众生活在一起，有了时间就和群众拉家常，关心群众的寒暖疾苦。当主席刚到这里的时候，正赶上群众收割豆子，主席常常吃了晚饭走到场上，悄悄地拿起镰架，帮助群众打豆子。后来，有时部队从前方缴获敌人一些腊肉，送给主席一些，而主席从不自己收下来，总是让公务员送给房东一些，其余的让大家一块吃。这样一来，主席和群众相处就比一家人还亲热，虽然群众都知道主席是一位最高的首长，可是群众见了主席没有感到一点拘束。

主席更喜爱孩子。拉巴子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白天常常跑到主席屋里去玩，主席有了时间也给拉巴子讲段小故事。

有一天，主席见到拉巴子躺在院子里，盖着被子晒太阳，走过去用手抚摸着拉巴子的头，觉得拉巴子有点发烧。主席连忙就去问薛老头是怎么回事，薛老头告诉主席：拉巴子害虐疾，拉肚子，发了几天烧，饭也不吃，请药先生看了几次，花了不少钱，病也没治好。

主席听到这里，便安慰薛老头不要难过，然后回到屋里，就吩咐我拿出一些药来，赶快送给薛老头，给拉巴子治病。

我虽然也爱拉巴子，可是更爱主席，我不肯把最好的药拿出来，因为那时买好药是买不到的，为了照顾主席的健康，仅有的一点药，怎么能轻易地拿出去呢！我想过来想过去，最后到底是背着主席，给拉巴子送去了几粒丸药，最珍贵的药针没有肯拿出

来。

事过两三天，主席实以为拉巴子的病好了。吃了晚飯就去看望拉巴子。可是出乎意外，拉巴子仍然昏昏迷迷地躺在床上。这一来，主席更为拉巴子焦急，晚上回来就問我，为什么沒有把拉巴子送到紅軍医院去，怎么打了針还不好呢？

我知道自己不肯拿出好药，主席知道了会批評，可是主席問起这事来，又不能不照实說，于是我就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听了我的汇报，責备地看了我一眼，立刻命令我馬上拿着药去找卫生所孟大夫，带夜給拉巴子打針。我伸了一下舌头，也顧不得別的了，只得赶快照办。

拉巴子的病，因为得到主席的关怀，很快就治好了，昏倒下几天的小拉巴子，重新爬了起来。

到了1933年的二月間，农历正是春节时候，中华苏維埃共和国政府成立了，街上貼出了大幅布告，毛主席当选为政府主席。薛老头听到这个消息，喜气洋洋地向我說：

“毛主席才真正是咱們老百姓的主席，有了毛主席当家，咱們老百姓再也不愁沒有好日子过啦！”

深夜救火

1934年10月16日，紅軍第一軍团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出发，經過一个多月的時間，到达了广西。这是主席亲自率領着长征的一支紅軍队伍。

有一天，下午七点来鐘，主席率領着紅軍进到了一个叫板桥庄的大鎮子。全鎮有几百戶人家。鎮子中間有一座小山，山坡上也住着人家；鎮子的四周全是高山，山上一片古林，地势險要，正是行軍宿营的好地方。主席决定，当晚部队就住在这里。

当时，主席是住在鎮子北头的一戶人家，这家有两位上了年紀的老头儿，一位老太太，还有三个小孩子。因为国民党反动派

欺騙群眾，說紅軍殺人放火，當地的群眾又沒見過紅軍，所以一聽說紅軍來了，年輕力壯的男女，都離開家跑到別處去了。

說起國民黨反动派欺騙群眾，可真是想了不少邪門。紅軍往哪里走，他們就組織特務在沿路上放火；紅軍要雇民工，他就弄些特務打進去，從中破壞，這樣他們再宣傳說這是紅軍干的。為了這個，反动派不知燒毀了群眾多少房屋財產！殺害了多少無辜的老百姓！

這次的火，又是這樣燒起來的。

事情是這樣的：這天夜里，天陰得漆黑，對面不見人影，正巧又遇上大風，整個山林被狂風吹得象海濤一樣地呼嘯着。夜里四點來鐘，國民黨特務偷偷地進了村莊，就在鎮子中央的山坡上，點起了烈火。這時，主席還沒有休息，一個人坐在馬燈下辦公。

火剛一點起，哨兵就跑進來向主席報告，說發現西南方有火光。這時主席就吩咐警衛班長傅常寶，趕緊派人前去偵察。

派出的戰士剛出門不久，火焰就升了起來，狂風吹着火苗，向北直撲。南方的房屋多用竹子作棟梁，烈火一燒，竹節噼啪噼啪地响，火星飛濺到哪里，那里頓時就燒起火光。頃刻之間，火舌已伸到了主席住的地方。整個鎮子，成了一片火海。

正在危急的時候，警衛員曾先基站在毛主席身邊，幫主席收拾文件，保護主席的安全。可是主席這時心里正在惦挂着房東家的老幼，主席命令曾先基：馬上到后屋去幫助房東脫險。主席自己迅速將文件收拾好交給我抱着，立刻又跑到房東家里去。主席見到房東老大爺，就用手比划着：先搶吃的，再搶穿的。^①這時那位年紀最大的老大爺，還躺在床上哼哼，主席又吩咐曾先基先把老大爺和孩子救到門外去。說着，主席拾起了一

① 因主席和當地羣眾講話互相聽不懂，只得打手勢。